

# 〈文選序〉與《文心雕龍》之比較研究

魏素足\*

## 摘要

劉勰《文心雕龍》與蕭統之《昭明文選》，向稱南北朝文壇之雙璧，一為文論之理想，一為選文之落實，歷來學者，或主張二者有相通之處，指明《文選》受《文心》影響；或以為二者毫無關連，各為獨立之個體，兩派爭論不已，一一舉證，紛紛為文。今則就主要表現蕭統文學思想之〈文選序〉與劉勰《文心雕龍》進行細部之比較分析，希冀可尋出《文選》與《文心》之關連。透過本文可知〈文選序〉受限於篇幅，未能完整而全面地提出理論，但由其中文字透露之蛛絲馬跡，則可見與《文心》實有大同小異之處，故自清代孫梅以來主張《文心》與《文選》「二書宜相輔而行者」，確有可信之處。

關鍵詞：文心雕龍、劉勰、蕭統、昭明文選、文選序

## 前言

魏晉乃我國文學獨立之重要分界點，魏晉以前，文史哲並無明顯區分，而文學總是附屬於經傳諸子之下；魏晉以後，由於文人對文學之自覺，使得文學地位大為提高，不僅有系統之文學理論出現，同時首見總集性質之選本在文壇上大放光采，無庸置疑，魏晉六朝之文學發展實為我國文化史上最重要之寶藏。而於眾多作品中，有系統之文學理論以有「體大慮周」、「籠罩群

---

\* 作者係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兼任講師

言」<sup>1</sup>稱之《文心雕龍》最早出現，而選本則以有「文章之衡鑒」、「著作之淵藪」<sup>2</sup>之譽《昭明文選》為首，二者一為理論之明示，一為作品之實踐，堪稱為六朝文壇之雙璧，在中國文學史上閃耀著令人不可忽視之光芒。

《昭明文選》是由梁朝昭明太子蕭統所主導，大規模編輯作品而成，於作品取舍中，自有蕭統汰蕪存菁之眼光，及對文學之見識，此部份明白呈現於〈文選序〉中，而劉勰《文心雕龍》品評諸文，亦須有自己論文之主張及評論之依據，依今人齊益壽先生所做考證，《文心》與《文選》之成書年代，約差三十年，《文心》成於前，而《文選》收於後，<sup>3</sup>二者對文學看法或同，或異，則為本文研究之重心。

首就《梁書·昭明太子傳》來看，文中謂蕭統：

引納才學之士，賞愛無倦，恒自討論篇籍，或與學士商榷古今；間則以文章著述，率以為常。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，名才並集，文學之盛，晉宋以來未之有也。

文中所謂與「學士商榷古今」，「討論篇籍」，其中「學士」是否包括了劉勰在內？考諸《梁書·劉勰傳》謂彥和時「遷步兵校尉，兼舍人（東宮通事舍人）如故，昭明太子好文學，深愛接之。」可知二人時常對古今詩文有所交流討論，則或有彼此影響之可能。近人駱鴻凱於《文選學·纂集第一》謂：

〈劉勰傳〉載其兼東宮通事舍人，深被昭明愛接，《雕龍》論文之言，又若為《文選》印證，笙磬同音，是豈不謀而合？抑賞其討論，故宗旨如一耶？

又於〈體式第四〉謂：

《文選》分體凡三十有八，七代文體，甄錄略備，而持校《文心》，篇目雖小有出入，大體實適相符合，……（文心）體制區分，源流昭晰，熟精《文選》，津逮在斯，書中選文以定篇，去取之情，復與昭明同其藻鏡。

指出《文心》與《文選》二書應相輔而觀，方見其中精微之奧義，而要讀《文選》，必首觀其序，黃季剛先生於《文選黃氏學》一書中謂「此序，選文之宗旨，選文條例皆具，宜細審繹，毋輕發難端，《金樓子》論文之語，劉彥和論文一書，皆其翼衛也。」明白指出〈文選序〉與《文心雕龍》確有關連，故今就二者加以比較分析，嘗試找出其間同異，以下分七點說明：

1 章學誠《文史通義·詩教》篇。

2 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·集部·總集類》序。

3 齊益壽〈文心雕龍與文選在選文定篇及評文標準上的比較〉《古典文學》第三集。

## 一、追溯文學起源

〈文選序〉論文學之起源謂：

式觀元始，眇睹玄風，冬穴夏巢之時，茹毛飲血之世，世質民淳，斯文未作，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，始畫八卦，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，由是文籍生焉，《易》曰：「觀乎天文以察時變，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，文之時義，遠矣哉！」

蕭統依《易傳》所言來論述文之起源，指出遠古時代，斯文未作，待伏羲首造八卦後，方有書契、文籍之產生，〈序〉中融合《易·繫辭下》所謂「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，觀鳥獸之文，與地之宜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於是，始作八卦」之說，將文分為天文及人文，而人文乃出自聖人之手，起源自太古時代，地位可見崇高，其中所謂之「文」蘊含有教化之意。而劉勰在文之起源上，也引《易傳》，他在〈序志〉篇中說明文「本乎道」，此「道」乃「自然之道」，故劉勰主張文學本源於自然，試觀《文心·原道》謂：

文之爲德也，大矣！與天地並生者，何哉？夫玄黃色雜，方圓體分，日月疊璧，以垂麗天之象；山川煥綺，以鋪理地之形，此蓋道之文也。

「道之文」，即自然之文，而此自然之文，是與天地同時產生，故天地既有文，則萬物只要「形立則文生矣，聲發則章成矣」亦有文，因此劉勰認爲「無識之物，鬱然有采」，更何況「有心之器（指人），其無文歟？」故人文之產生，乃自庖羲始，〈原道〉篇論人文產生之過程謂：「人文之元，肇自太極，幽贊神明，易象爲先。庖羲畫其始，仲尼翼其終，而乾坤兩位，獨制文言，言之文也，天地之心哉！」透過對天文、地文之模仿而產生人文，尤其孔子所做之《十翼》，更足以表達「天地之心」，而將自然之文與人爲之文作一連接，居中轉化，形成中國文學本源之作者，則非聖人莫屬，故《文心》設篇首言「原道」論文學源於自然，次敘「徵聖」，以聖人爲橋樑，體察自然之文，創造出中國文學之本源——經典，故繼「徵聖」之後，設「宗經」一篇，他主張經典乃人文之源，亦爲後來文家之典範，試觀〈原道〉篇論此過程：

爰自風姓，暨於孔氏，玄聖創典，素王述訓，莫不原道心以敷章，研神理而設教，取象乎河洛，問數乎蓍龜，觀天文以極變，察人文以成化，然後能經緯區宇，彌綸彝憲，

發揮事業，彪炳辭義，故知道沿聖以垂文，聖因文以明道，旁通而無涯，日用而不匱。只有聖人能「明道」，而聖人「明道」後，方可「垂文」，而所垂之文，即為經典。綜上而論，劉勰之《文心雕龍》充滿強烈儒家色彩，以宗經觀點為論文之基石，而蕭統則純就文之由來，略述由無文之洪荒時代過渡到人文之產生過程，並未特別強調儒家經典及聖人之作用，此乃二者偏重點之不同。

## 二、肯定文學發展

對於文學之發展，蕭統認為文學應是進化發展，〈文選序〉謂：

若夫椎輪為大輅之始，大輅寧有椎輪之質，增冰為積水之成，積水曾微增冰之凜，何哉？蓋踵其事而增華，變其本而加厲，物既有之，文亦宜然，隨時變改，難可詳析。

以椎輪、增冰為喻，說明物有「踵事增華」、「變本加厲」之特質，強調「文」之「隨時變改」，日本學者清水凱夫針對此點，主張《文心》與《文選》毫無關連，他說：「《文選》是以文學發展觀為立足點，注重所謂『近代』文學，多數選錄的是宋、齊、梁代的詩文，而《文心雕龍》鼓吹祖述經書，以復古思想為基本理念，……之間有相似之處，只是一種現象，並不是《文選》遵循《文心雕龍》的見解的結果。」<sup>4</sup>認為《文選》與《文心》是毫無關連之作品，而綜觀《文心》全書，除了強調「宗經」、「徵聖」，而使後人多批評劉勰的文學發展觀，其實是復古思想之外，在《文心·通變》篇，他說「文律運周，日新其業」，可知劉勰並不反對文學發展之進化，而在〈時序〉篇，他也說「時運交移，質文代變，古今情理，如可言乎？」點明了隨時代前進，文學也會不斷發展變化，所謂「文變染乎世情，興廢繫乎時序」，指出文學作品會受社會情況所影響，而文學盛衰與否，則和時代有密切關連，〈章句〉篇便體現了彥和之文學發展觀，文謂：「二言肇於黃世，竹彈之謠也；三言興於虞時，元首之詩是也；四言廣於夏年，洛汭之歌是也；五言見於周代，行露之章是也；六言、七言雜出詩騷，而兩體之篇，成於西漢，情數運周，隨時代用矣」便具體地由時代演進，看出文學作品內容，日趨豐富充實，且形式益加繁茂之理。其實劉勰所論和蕭統並無二致，須知劉勰主張

4 清水凱夫〈文選與文心雕龍的相互關係〉《六朝文學論文集》。

文學之宗經復古，用意是在創新，他以儒家經典作為檢討當時訛濫文風之標準，實有其鍼砭之苦心，同時以傳統儒家經典做為文學再創造之圭臬，亦見其復古之用心，事實上劉勰並非只為復古而復古，也非全盤否定文學發展之基本規律，今之讀《文心》者，又豈可不明彥和為文之心呢？

### 三、重視文學功能

〈文選序〉所強調乃文學之娛樂作用，〈序〉謂：

眾制鋒起，源流間出，譬陶匏異器，並為入耳之娛，翻敲不同，俱為悅目之翫，作者之致，蓋為備矣。

說明各種體製之文章乃閒暇時娛耳悅目之消遣品，日本學者小尾郊一十分推崇蕭統此觀點，他於〈昭明太子的文學觀——以文選序為中心〉一文中謂：

昭明以為文學創作的目的，在於娛樂，這個議論頗為重要。過去認為文學的主旨在於「鑒戒」，與此相比較，就有了重大的轉變。漢代流行的賦，雖說可供作娛樂之用，卻並不強調賦是為了娛樂而制作的，倡言文學的娛樂性，恐怕自昭明開端。

高度地肯定了蕭統「文以為娛」之看法，事實上，文學自其誕生之初，便具有審美娛樂之功，但以儒家正統自居之文人，往往有意無意地忽視或排斥否定這種功用，甚至以玩物喪志，以文害道等言辭來批判具有娛樂功能之文學作品，然而，蕭統則否，他大方地承認「以文為娛」之文學觀，在以儒家思想為主流之文學史中，是十分難能可貴。但必須強調的是蕭統本身並不反對文學應具有教化功用，他於〈陶淵明集序〉中謂：「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，馳意之情遣，鄙吝之意祛，貪夫可以廉，懦夫可以立，豈止仁義可蹈，抑乃爵祿可辭，不必傍游泰華，遠求柱史，此亦有助於風教也。」點出他讚賞陶淵明之詩文，乃是因其「有助風教」之故，故可知蕭統也贊成文學應具有教化之功。而劉勰在〈序志〉篇強調文章功能在於實用，他說：「唯文章之用，實經典枝條，五禮資之以成文，六禮因之以致用，君臣所以炳煥，軍國所以昭明」，又於〈程器〉篇說：「安有大丈夫學文，而不達於政事哉？」所謂「摛文必在緯軍國，負重必在任棟梁」，提出學文之目的在「達政」，而文章本是經國大業，劉勰繼承儒家傳統文學應為政治服務，應有載道思想之看法，所以要求文人「窮則獨善以垂文，達則奉時以騁績」，可知劉勰未注重純文學

本身之審美價值，而只汲取儒家思想作為他論文時，不可缺少之基本元素，例如在〈詮賦〉篇他批評賦之末流說：「然逐末之儔，蔑棄其本，雖讀千賦，愈惑體要，遂使繁華損枝，膏腴害骨，無貴風軌，莫益勸戒，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，貽誚於霧縠者也。」說明了若賦失去了對社會風俗教化之功用，那麼也不過是雕蟲小技罷了，又何足為貴呢？而蕭統雖信奉儒家思想，但在〈文選序〉中，他更重視的是文學本身之作用，這是他和劉勰最大不同之處。

#### 四、主張文質合一

關於選文之基本條件，〈文選序〉謂其所選之文必「事出於沈思，義歸乎翰藻之作」，此二句釋義，歷來諸如阮元、朱自清等學者眾說紛紜，各有解釋，今引郭紹虞先生之說以助其釋，文謂：

沈思，指作者深刻的藝術構思，翰藻，指表現於作品的辭采之美。

又進一步說明：

事是題材，描寫任何題材，必須有意義可尋；而這意義的表現，又不同於一般的哲學論文，歷史書籍和其他應用文字，必須是通過深沈的藝術構思，見出語言詞藻之美。<sup>5</sup>

所以「事出沈思」，「義歸翰藻」指的是內容及形式並重，簡而言之，蕭統之選文理想即是「文質合一」，而在〈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〉文中，他也有相同看法，他說：

夫文，典則累野，麗亦傷浮，能麗而不浮，典而不野，文質彬彬，有君子之致，吾嘗欲為之，但恨未逮耳。

表示「麗而不浮」、「典而不野」才是「文質彬彬」之作，此亦寫作之理想典範，若是文字太過樸質而不美，固然是鄙陋而不佳，但若只有形式美麗，而內容空虛者，亦浮淺而不實，這種看法和當時流行形式主義之六朝文風，實大不相同，劉勰亦有相同看法，他特於《文心》書中專設〈情采〉一篇，以特重情采並重，文質合一之寫作為典範，〈情采〉篇謂：

水性虛而淪漪結，木體實而花萼振，文附質也；虎豹無文，則鞞同犬羊，犀兕有皮，

5 郭紹虞《歷代文論選·文選序》。

而色資丹漆，質待文也。

物既如此，文亦宜然，就文學作品來說，「質待文」指的是充實之內容須靠優美之文采來呈現，而「文附質」則指出文采必須附麗在內容上，二者不可偏廢，且在為文時須使「文不滅質，博不溺心」，如同「正采耀乎朱藍，間色屏於紅紫」，如此方可謂「雕琢其章，彬彬君子矣」，而就文與質而論，劉勰認為二者有主次之分，所謂「情者，文之經，辭者，理之緯，經正而後緯成，理定而後辭暢，此立文之本源也」，是以情為經，以辭為緯，強調文章優美之因是情采須互相配合，作者須有情才能文，若無情志蓄積胸中，則空有好文采，亦是枉然。故在〈徵聖〉篇中，也提出只有「聖文之雅麗」，方足以「銜華佩實」，華者，文也，實者，質也，意即惟有文質合一之作品，才是最佳之作，徵諸《文心》全書，彥和皆以此衡文。而蕭統有些微不同之看法，在文與質二者之中，他以「能文」為選文之標準，試觀〈文選序〉不選諸子之作，乃因諸子以「立意為宗」，不以「能文為本」，不選史傳作品，但選贊論序述，亦因其「綜緝辭采」、「錯比文華」而取，故同樣主張「文質合一」，劉勰和蕭統之看法是大同中有小異。

## 五、辨別各類文體

我國的文體論發軔於魏晉，盛行於齊梁，《昭明文選》雖以文體分類取文，但不能說它是論文體之專著，而《文心雕龍》則是我國現存最早之文體論專著，二者所涉文體眾多，《文選》分類三十七體（或三十八體，多「移」一體），選錄作品七百五十餘首，而〈文選序〉針對文體，或提出分類；或闡發名義；或討源流；或辨風格，其中可知蕭統之見識所在。而《文心》論文體共二十篇（不含〈辨騷〉於內），將文體分為文、筆二類，所提出文體多達百餘種，概以「原始以表末，釋名以章義，選文以定篇，敷理以舉統」四大綱領籠罩論之，這二十篇文體論既是劉勰文論體系之基礎，同時也是中國古代文論之菁華所在。今就二者所論及文體，進行比較分析。

### （一）論賦

《文選》共選賦五十六篇，就題材而言，包括京都、郊祀、耕籍、畋獵、

紀行、游覽、宮殿、江海、物色、鳥獸、志、哀傷、論文、音樂、情等十五類，而其風格豐富多采，或抒情、或論理、或狀物，內容宏偉富麗，蕭統於〈文選序〉中首論賦謂：

詩序云：「詩有六義焉，一曰風，二曰賦，三曰比，四曰興，五曰雅，六曰頌」，至於今之作者，異乎古者，古詩之體，今則全取賦名，荀宋表之於前，賈馬繼之於末，自茲以降，源流寔繁，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，戒畋遊，則有長揚羽獵之制，若其紀一事，詠一物，風雲草木之興，魚蟲禽獸之流，推而廣之，不可勝載矣。

首揭賦體名義，乃自〈詩序〉六義而來，近人高步瀛在《文選李注義疏》中論及蕭統對賦體命名之意乃和劉勰論賦相同，他說：「此劉彥和所謂六義附庸、蔚成大國也」，考諸《文心·詮賦》亦言賦體乃自《詩》之六義而來，所謂：

詩有六義，其二曰賦，賦者，鋪也，鋪采摛文，體物寫志也。

又謂：

然則賦也者，受命於詩人，而拓宇於楚辭也，於是荀況禮智，宋玉風釣，爰錫名號，與詩畫境，六義附庸，蔚為大國，述客主以首引，極聲貌以窮文，斯蓋別詩之原始，命賦之厥初也。

指出賦體本古詩之體，但經由騷體過渡而成獨立之文體，故謂「受命於詩人，拓宇於楚辭」，而首創賦體者乃「荀況禮智，宋玉風釣」，近人劉永濟針對此說肯定劉勰之貢獻，他說：「推究漢賦之本原，以為出於荀宋，亦具特識」<sup>6</sup>，蕭統謂「荀宋表之於前，賈馬繼之於末」也贊成荀宋首唱賦體之功，而在《文選》選賦及《文心》論賦比較上，今人王運熙謂：

《文選》選了不少的賦，在這方面的看法和劉勰接近，《文心雕龍·詮賦》篇，按照題材，把賦分為京殿苑獵、述行敘志、草區禽族、庶品雜類等幾類，這種分類名目和次序和《文選》基本上是相同的。<sup>7</sup>

經過比對分析，《文心》所謂「辭賦十家英華」及「魏晉之賦首」，亦大致選錄於《文選》篇目，足見劉勰與蕭統在於論及賦體上，並無太大歧異。

6 劉永濟《文心雕龍校釋·詮賦》。

7 王運熙《蕭統的文學思想和文選》《中國古代文論管窺》。



## (二) 論騷

《文選》共收騷體之文八篇，依次爲屈原之〈離騷〉、〈九歌〉、〈九章〉、〈卜居〉、〈漁父〉，宋玉之〈九辯〉、〈招魂〉，劉安〈招隱士〉諸文，而〈文選序〉論騷謂：

又楚人屈原，含忠履潔，君匪從流，臣進逆耳，深思遠慮，遂放湘南，耿介之意既傷，壹鬱之懷靡愜，臨淵有懷沙之志，吟澤有憔悴之容，騷人之文自茲而作。

蕭統對屈原之高潔節操，十分尊崇，故另立騷體，以爲騷類之體，首創於屈原，而劉勰對於屈原亦肯定其文學成就，所謂「不有屈原，豈見離騷？」，但對騷體之源，劉勰以爲乃承自《詩》而來，《文心·辨騷》指出騷體中「典誥之體」、「規諷之旨」、「比興之義」、「忠怨之辭」四事，乃「同於風雅者也」，同時騷體是詩，賦間之過渡橋梁，此正說明了劉勰對詩、騷、賦三者發展次序及關連之看法，黃季剛先生之於《文心雕龍札記》中替劉勰說明：

自彥和論文，別騷於賦，蓋以尊屈子，使〈離騷〉上繼《詩經》，非謂騷賦有二。

針對此三種文體次序，蕭統則以賦爲先，騷爲次，詩爲末，高步瀛謂：

案騷即賦也，昭明析而二之，頗爲後人所譏說，見後，然觀此序，則騷賦同體，昭明非不知之，特以當時騷賦已分，故聊從眾耳。<sup>8</sup>

認爲賦爲當時盛行之文體，故昭明首立，也反映了當時文風之所重，故他以賦先，騷次，詩末之次序論之。

## (三) 論詩

《文選》所選詩歌共四百三十二首，自內容上分類爲二十三，歷來學者對其所選詩歌，有「選詩」之稱，可見受文人之重視，而蕭統在〈文選序〉中論詩，則首釋章義，次明其流變，文謂：

詩者，蓋志之所之也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，關雎、麟趾，正始之道著，桑間、濮上，亡國之音表，故風雅之道，粲然可觀。自炎漢中葉，厥途漸異，退傅有在鄒之作，降將著河梁之篇，四言五言，區以別矣！又少則三字，多則九言，各體互興，分鑣並驅。

他引用〈詩大序〉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歎之，嗟歎之不足，故詠歌之。」之言，說明詩乃是「言志」之作，這和劉勰對詩之看法是相同

8 高步瀛《文選李注義疏》上。

的，《文心·明詩》謂：

大舜云：「詩言志，歌永言」，聖謨所析，義已明矣，是以「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」，舒文載實，其在茲乎！

以爲詩是情感之自然呈現，文字純樸，音韻天成而無絲毫造作痕跡，故《詩》是我國文學之濫觴，因此，彥和論文以詩爲首。而述及流變上，蕭統由《詩經》時代而至漢代，依其時代先後論之，且對四言詩，五言詩之成立，蕭統認爲首唱者是韋孟「在鄒之作」及李陵「河梁之篇」，《文心·明詩》則有近似之看法，文謂：

漢初四言，韋孟首唱，匡諫之義，繼軌周人……至成帝品錄，三百餘篇，朝章國采，亦云周備，而辭人遺翰，莫見五言，所以李陵、班婕妤，見疑於後代。

劉勰也贊成韋孟首作四言詩，但對李陵首作五言詩，則提出說明，並考察五言詩之由來，實已久矣，〈明詩篇〉謂：

按召南，行露，始肇半章，孺子滄浪，亦有全曲，暇豫優歌，遠見春秋，邪徑童謠，近在成世，閱時取微，則五言久矣。

指出後人雖質疑五言詩實非一時成於李陵之手，但就五言詩之由來觀之，並非絕對不可能爲李陵所作，在此，劉勰並未有定論出現，但未否定其可能性。而在「詩」體分類上，劉勰別立「樂府」一體，昭明則合樂府於詩下，此亦二者之異也。

#### (四) 論頌

論及頌體，〈文選序〉謂：

頌者，所以游揚德業，褒讚成功，吉甫有穆若之談，季子有至矣之歎，舒布爲詩，既言如彼，總成爲頌，又亦若此。

依今人穆克宏先生所言，昭明所謂頌者「游揚德業，褒讚成功」，乃源自摯虞《文章流別論》：「成功臻而頌興，……頌，詩之美者也，古者聖帝明王，功成治定而頌聲興。……故頌之所美者，聖王之德也。」<sup>9</sup>劉勰於《文心》設有〈頌贊〉篇，對頌之定義謂：「四始之至，頌居其極，頌者，容也，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。」可知頌乃自《詩經》而來，原爲四始之一，其原意

9 穆克宏《昭明文選研究》頁13。

是揄揚功德，昭告神明，和蕭統之意大致略同，而劉勰也指出頌必須內容「典懿」，辭采「清鑠」，要能「敷寫似賦，而不入華侈之區」，同時要「敬慎如銘，而異乎規戒之域」，方可達成「揄揚以發藻，汪洋以樹義」之標準，且各家之作「雖淺深不同，詳略各異，其褒德顯容，典章一也。」

### (五) 其他

<文選序>亦略述其他文體謂：

次則箴興於補闕，戒出於匡弼，論則析理精微，銘則序事清潤，美終則誄發，圖像則讚興，又詔誥教令之流，表奏牋記之列，書誓符檄之品，弔祭悲哀之作，荅客指事之制，三言八字之文，篇辭引序，碑碣誌狀，眾制鋒起，源流間出。

或說明文體制作之由；或論其寫作特色；或析明各類文體，如昭明言「箴興於補闕」，指明箴體是爲了彌補缺點而作，其性質乃用以規戒勸告，《文心·銘箴》篇亦有相同看法：「箴者，針也，所以攻疾防患，喻鍼石也」，又謂：「箴全喻過，故文資確切。」，其最大作用在於「警戒」也。又<文選序>謂「戒出於匡弼」，其說源自李充<翰林論>所言「戒告施於弼匡」<sup>10</sup>，《文心》則列戒體合論於<詔策>篇下，主張戒體乃爲幫助晚輩及下屬糾正錯誤而產生，文謂：「戒者，慎也，禹稱：『戒之用體』」即指當自我警惕戒慎，推行善道，使民慕義行善。又<文選序>言「論則析理精微」，《文心·論說》篇言「論也者，彌綸群言，而研精一理也」，其作法則以「辨正然否，窮於有數，追於無形，鑽堅求通，鉤深取極，乃百慮之筌蹄，萬事之權衡也」，故「其義貴圓通」而「辭忌枝碎」，一定要「使心與理合，彌縫莫見其隙，辭共心密，敵人不知所乘」，此其大要也。而<文選序>論銘體，則以「序事清潤」爲其風格，清潤者，清新圓潤也，《文心·銘箴》篇釋銘謂：「銘者，名也，觀器必名焉，正名審用，貴乎慎德」，而其寫作要求則「銘兼褒讚，故體貴弘潤，其取事也必覈以辨，其摛文必簡而深」。而針對誄體產生由來，蕭統謂「美終則誄發」，《文心·誄碑》篇亦謂「周世盛德，有銘誄之文，大夫之材，臨喪能誄，誄者，累也，累其德行，旌之不朽也」，又<文選序>謂「圖像則讚興」指因畫像而讚揚賢者，故產生讚此種文體，劉勰

10 同注9。

於〈頌贊〉篇謂「贊者，明也，助也」，認為文字為贊之最早者乃司馬相如之「荊軻贊」，古代便有「讚語」之遺風，如舜為禹賓，樂正進讚，「益讚於禹，伊陟讚於巫咸」，此即贊體由來，劉勰和蕭統有不同看法。至於其他蕭統僅明其文體之名，未有進一步解說者，則其體，亦多見於劉勰《文心》文體論也，針對此點，歷來如駱鴻凱，齊益壽，穆克宏，莫厲鋒等學者，亦多所統計研究其中異同，或可參酌印證也。

## 六、揭示選評標準

選文有選文之標準，評文亦有評文之依據，而《文選》最令人熟知者則有三不選，即經、史、子不選，今觀〈文選序〉一論經書不選謂：

若夫姬公之籍、孔父之書，與日月俱懸，鬼神爭奧，孝敬之準式，人倫之師友，豈可重以芟夷，加以翦截？

指出經書，早已是人倫之金科玉律，而蕭統自然不敢任意加以「芟夷」、「翦截」故不選，他將文學獨立於經典之外，使文學不再只是經典附庸，這種看法，在文學批評史上，是值得重視，而劉勰作《文心》則和蕭統持完全相反之看法，他以「宗經」為主軸，面對齊梁當時浮豔文風，提出批判，且以儒家經典，作為文學反本正源之良藥，強調若捨棄華實相符之經典，而只追求辭采華美之形式，則創作必只落得「浮詭」下場而已，作家又豈可不知？

二則言子書不選，〈文選序〉謂：

惠莊之作，管孟之流，蓋以立意為宗，不以能文為本，今之所撰，又以略諸。

不選之因，乃是子書以「立意」為宗，討論重心是思想問題，而不以「能文」為根本，因諸子之文未具文采，故不錄，〈文選序〉又謂許多忠賢謀士之辭，雖多屬記事散文，但今則多見後人傳錄於子史之下，但因其不同於文學性質之章，故亦不取，〈序〉謂：

若賢人之美辭，忠臣之抗直，謀夫之話，辯士之端，冰釋泉湧，金相玉振，所謂坐狙丘，議稷下，仲連之卻秦軍，食其之下齊國，留侯之發八難，曲逆之吐六奇，蓋乃事美一時，語流千載，概見墳籍，旁出子史，若斯之流，又亦繁博，雖傳之簡牘，而事異篇章，今之所集，亦所不取。

說明言辭和精心構置之設篇，基本上有不同之處，故亦不選。彥和則完全不

同於此種看法，他列「諸子」一體，使子書亦涵括於文學之下，說明此種文體產生，乃因諸子本以「道術」馳說諸侯，而要表明「道術」，必須借「文」來表達彰顯，故產生「諸子」一體，劉勰企圖歸納出此類文章之特色及寫作要領以啓後學，由〈時序〉篇謂：「春秋以後，角戰英雄，六經泥蟠，百家飄駭」，可知劉勰是自歷史發展之角度，肯定了諸子散文之高度成就，不僅稱讚諸子之文「唯英才特達」，方可「炳燿垂文」，且諸子之作都是「述道言志，枝條五經」，基於劉勰強調宗經思想之綱領涵括下，《文心》又豈可不立「諸子」一體？

三則明史書不選，〈文選序〉謂：

繫年之書，所以褒貶是非，紀別異同，方之篇翰，亦已不同。

史書之寫作目的在於紀事之異同，寓褒貶之意，明是非之別，和文章獨創性質不同，且史書講究真實紀錄，還原歷史真象，和爲文可想像，可誇大特色完全不同，故不收入《文選》，但史書中之「贊論」及「序述」則因具文采，故可錄入，〈文選序〉謂：

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，序述之錯比文華，事出於沈思，義歸乎翰藻，故與夫篇什，雜而集之。

強調因史書贊論序述具有文之色彩，故可集之，劉勰則於《文心》另立「史傳」一體，將史傳當成歷史散文看待，認爲是文學表現形式之一，故劉勰就史傳類文之技巧及寫作方法來看，肯定其具有一定之文學價值。今人祖保泉先生論及彥和設體之因謂：

就歷史散文的題材看，它具有史實的特性，就表達特點看，它具有記敘文、議論文的特點，這兩個表裏相須的特性，自然地構成他在文體上不同於一般記敘文、議論文的特點……，劉勰在論文敘筆時，處處兼顧到文學的發展情況，從我國散文發展史上看，歷史散文乃是較早出現的比較成熟的散文品種之一，因此，劉勰把史傳列入文章體裁之林，是極其自然的。<sup>11</sup>

他肯定了劉勰「史傳」立體之創新，另一方面劉勰是從「宗經」、「徵聖」之角度來看待史傳文學，所以〈史傳〉篇謂：

立義選言，宜依經以樹則，勸戒與奪，必附聖以居宗，然後詮評昭整、苛濫不作矣。

11 祖保泉《文心·史傳》評述，安徽教育學報一九八九第二期。

唯有依此基準從事寫作，才可以「貫乎百氏，被之千載，表徵盛衰，殷鑒興廢，使一代之制，共日月而長存，王霸之迹，并天地而久大」。而彥和也在〈史傳〉篇稱道《漢書》「贊序弘麗；儒雅彬彬」而不提及其人物傳記，也是同意《漢書》之論贊很有文采，這點是和蕭統有相同見地。其實無論經典或史、子，劉勰都將之看為文術之典範，〈風骨〉篇謂「鎔鑄經典之範，詳集子史之術」後，才「能孚甲新意、雕畫奇辭」，他把秦漢諸子之作，都列為後人博練稽古，依採鎔鑄之典範，這點則是和蕭統大為不同。

## 七、說明著述目的

就《文選》之編輯目的而言，蕭統謂：

余撫監餘閑，居多暇日，歷觀文囿，泛覽辭林，未嘗不心游目想，移晷忘倦，自姬漢以來，眇焉悠遠，時更七代，數逾千祀，詞人才子，則名溢於縹囊，飛文染翰，則卷盈乎緗帙，自非略其蕪穢，集其清英，蓋欲兼功，太半難矣。

指出因時代久遠，詞人才子之作繁富可觀，但其中有「蕪穢」，亦有「清英」之作，蕭統選文，意在刪削糟粕，集中精華，收「清英」之作，近人范文瀾於《中國通史》一書中評論蕭統選文謂：「《文選》取文，上起周代，下迄梁朝，七、八百年間，各種重要文體和他們的變化，大致具備，固然好的文章未必全得入選，但入選的文章，卻都歷經嚴格的衡量，可以說蕭統以前，文章的英華，基本上總結在《文選》一書裡。」所評確為實言，而彥和自述為文動機有三，見於《文心·序志》篇：一為自己有感於「歲月飄忽，性靈不居」，且「形甚草木之脆，名踰金石之堅」，故君子處世，想不朽久傳，惟有「建言」「制作」而已。二則「齒在踰立」時，夜夢「執丹漆之禮器，隨仲尼而南行」，以為聖人託夢，絕非偶然，乃決定「搦筆和墨」，開始論文。三則近代文論雖多，但「各照隅隙，鮮觀衢路」，且內容「汎議文意，往往間出」，並未能「振葉以尋根，觀瀾而索源」，故決定述「先哲之誥」，以「益後生之慮」。而劉勰自述取材品評態度，則為若有「同乎舊談者」，自然繼承前人之論，若有「異乎前論者」，則提出自己不同看法，不論同與異，古與今，皆「擘肌分理，唯務折衷」，以客觀理性之態度，品評衡文，以使人信服不疑。

綜前所述，《文選》是我國現存第一部文學總集，但它不僅只是文學作品的選集而已，同時也是透過選文實踐編選者文論觀點之著作，今觀〈文選序〉全文，僅九百餘字，其文字駢散相間，句式參差錯落，或四六，或三五，整齊而靈活，流宕而不散亂，亦屬佳作名篇矣，蕭統雖然未留下文論之專著，但由〈文選序〉，可反映當時文人對文學之自覺認識及當時文學傾向，儘管後人認為和《文心》相較，他對文學標準之規定和文體之分類，不夠嚴密，但大抵而言，透過本文之分析比較，二者確有相連通之處，則不可否認，故知自清代孫梅以來，眾學者主張《文心》與《文選》是「宗旨如一」、「同其藻鏡」之說，確有其立論之理。

## 參考書目舉要

### 一、文選類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文選(附考異)            | 藝文印書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文選李注義疏             | 高步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廣文書局    |
| 文選黃氏學              | 黃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文史哲出版社  |
| 文選學                | 駱鴻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華正書局    |
| 昭明文選研究             | 林聰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文史哲出版   |
| 文選學新論              | 中國文選學研究會、<br>鄭州大學古籍整理研<br>究所編 | 中州古籍出版社 |
| 昭明文選研究             | 穆克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人民文學出版社 |
| 昭明文選研究論文集          | 趙福海等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吉林文史出版社 |
| 昭明文選譯注(一)~(六)<br>冊 | 陳宏天、趙福海<br>陳復興主編              | 建宏出版社   |

### 二、文心雕龍類

- | 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
| 文心雕龍析論   | 李中成     | 大聖書局    |
| 文心雕龍研究   | 王師更生    | 文史哲出版社  |
| 劉勰的文學史論  | 張文勛     | 人民文學出版社 |
| 文心雕龍論稿   | 畢萬忱、李淼著 | 齊魯書社    |
| 文心雕龍研究薈萃 | 饒芃子主編   | 上海書店    |
| 文心雕龍新論   | 王師更生    | 文史哲出版社  |
| 文心雕龍研究   | 牟世金     | 人民文學出版社 |
| 文心雕龍讀本   | 王師更生    | 文史哲出版社  |



### 三、期刊論文類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《文心雕龍》與《文選》<br>在選文定篇及評文標準<br>上的比較 | 齊益壽 | 古典文集第三集         |
| 從《文心雕龍》與《文<br>選》之比較看蕭統的文<br>學思想   | 莫礪鋒 | 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十<br>輯 |
| 體國經野，義尚光大<br>——劉勰論漢賦              | 畢萬忱 | 1983.6 期        |
| 《文心·史傳》評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祖保泉 | 安徽教育學報 1989.2 期 |

### 四、其他

- 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中國歷代文論選    | 郭紹虞                 | 木鐸出版社   |
| 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 | 王運熙、顧易生主編           | 上海古籍出版社 |
| 中國文學理論史    | 蔡鍾翔、黃保真<br>成復旺著     | 北京出版社   |
| 六朝文論講疏     | 鄭在瀛                 | 萬卷樓     |
|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  | 郭英德、謝思煒<br>尚學鋒、于翠玲著 | 中華書局出版  |